

最好的我们

·文/ Fairy
·图/ akano 无 轩

一起度过的青涩时光，
阳光穿过图书馆的窗，染红你的脸，
我鼓起勇气坐在你的身边，
不近不远的陪伴。
缤纷如光的笑，让开心的日子光芒万丈。
可是年少的我却偷偷藏起了一点儿虚荣，
还说你变得不像你。
从此，我们都成了生活在孤独星球的小王子，
浅绿色的微风，蔷薇色的梦境，
都化作不能磨灭的心愿。





盛夏正一天一天地灿烂，
彼春花香，此夏忧伤。
我们都喜欢夏日雨后。
一条小路，阳光很舒服，
光阴流动像云霞，
梦想悄悄开始萌芽。
你说陪伴，
不一定非要一起走到最后，
某一段路上，
曾为彼此带来朗朗笑声，
那就已经足够。
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
你路过我，我也路过你，
然后，各自向前。MM



梦里有花， 花会开

* Mengli
You Hua,
Hua Hui Kai

· 文 / 酱烧胡桃 · 图 / 三本王wallace





1.这个世界不看脸吗

Mengli You Xian Xian Xian Xian

几乎在每一个班里都会有一个能歌善舞的漂亮女孩，在高二（3）班，这个女孩不是夏木青，而是跟她同姓不同名的夏星。

与夏星一样，夏木青的声音清亮美好，有的时候，她对音调的拿捏比夏星还要准确。只是，那又怎么样呢？夏木青长相普通，几乎没有人看得见她的闪光点。尽管夏星为人低调，不喜张扬，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同学们拿两个人做比较。

高二下半学期，学校特意安排了未来规划课。在第一节课上，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恰好抽中了夏木青那一系列的同学来谈理想，轮到夏木青的时候，她站起来，低声说出了自己的理想，班上的同学听了立即哄笑起来。

她说，她想考音乐学院，想做个歌星。

“哟！她说什么？她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人家夏星都没敢说这话，她倒在这里大放厥词。”

……

夏木青眨眨眼，眼睫毛上不知何时挂上了泪珠。她默默地坐回去，不再说话。

夏木青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总被别人拿来和班花比较，难免会沮丧。她走在教室里也经常听见自己那个嘴笨的死党安然跟同学争辩，内容如下：

“夏星长得比夏木青好看。”

“我们木青长得很清纯好不好？”

“夏星比夏木青瘦。”

“可我们木青的腿比夏星长啊！”

“那又怎样？夏木青的腿没有夏星的直啊……”

……

这样的小争论往往都是以安然的失败而告终，尽

管夏木青多次劝慰安然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但其实自己心里难受得要命。

就这样，夏木青闷闷不乐地上完了大半节课，直到收到一张小字条，心情才好了起来。原因很简单——给她写字条的是班里多半女生倾心的对象居哲。

字条上的字像极了蟹子满地爬，不过依稀可以看清楚——你唱歌很好听，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加油，我看好你！

就这几个字，让夏木青下课之后跟打了鸡血似的，抬头挺胸地在走廊里来回走了好几遍，最后还是安然把她拖回了教室。

被强行拖回教室的夏木青神经兮兮地站在居哲面前，一脸谄媚地问：“你说的是真的吗？”

居哲睡眼惺忪地看着夏木青，随即邪魅一笑，说：“当然。”

很快，居哲给夏木青传字条的事传遍了整个楼层，因为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就跟猪会上树一样小，于是，一众女生奔走相告，暗自心伤。

人们不禁暗暗疑惑：这个世界不看脸？

2.冷脸傲娇男的温情

Mengli You Xian Xian Xian Xian

居哲是高二年级出了名的冷酷男，因为帅气的长相而使众多女生对他芳心暗许。尽管有许多女生对他暗送秋波，但他都没什么反应，于是，大家私底下都叫他“冷酷小王子”。

他几乎不怎么出教室，也不参加运动，每天总是趴在课桌上睡大觉，成绩竟然也能保持在中等偏上的水平。

每天放学的时候，他就会打着哈欠，从课桌上爬起来，掏出桌洞里的耳机戴上，目不斜视地走出学



校，穿过那条总是准点堵车的马路，然后步行回家。曾经有暗恋他的小师妹把他堵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向他告白，而他却因为怕耽误自己过马路，就推开人家扬长而去。

总之，在叶城一中，居哲就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有神似林更新的长相、神秘的傲娇气质和神经病一样的性格。

此时此刻，居哲对夏木青的温情简直就像在平静的水里扔了一枚炸弹，不但炸得大家魂飞魄散，还炸碎了一众小女生的玻璃心。

大家纷纷开始猜测，是居哲最近神经病加重了，还是他突然口味变重，开始喜欢这种平凡到掉进尘埃里都看不见的姑娘？然而，人们所有的猜测都终止于居哲给夏木青写的第二张字条。

第二张字条在传递的过程中，几乎要被姑娘们捏烂了，几乎每一个人都将那张折叠好的字条放在手心里，认认真真地观察，希望从上面看出什么端倪来。不过很可惜，最终揭晓谜底的还是夏木青的死党安然。

“夏星有收到居哲的字条吗？居哲有对夏星笑吗？他们恐怕连话都没说过吧？居哲要我们木青在大课间的时候，到天台上去唱歌给他听，你们夏星有这个待遇吗？”安然正趾高气扬地向“星粉儿”们炫耀夏木青偶然得来的天大“恩宠”，却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小心泄露了居哲和夏木青的行踪，于是，她只能干笑着闭上嘴巴。

“哦，原来他们在天台啊！”众人终于知道了字条的内容。

于是，那一天成了课间时间上操人数最少的一天，体育部的小干事吃惊地清点着高二（3）班为数不多的上操人数的时候，这群疯狂的、躁动着的人们正扒在天台的门边往天台上看。

真是——画面太美，不敢看啊！

只见夏木青正对着居哲深情地唱着歌，而居哲也

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夏木青的脸，仿佛能看出花儿来。天台上的小风儿吹动着少男少女的头发，那场面直叫人的心碎成渣。

众女生一边向后撤退，一边默默地感慨自己时运不济，同时也对居哲的审美彻底死了心。

自那以后每天大课间，居哲都会叫夏木青到天台上去，让她给他唱歌，美其名曰“吊嗓”。居哲似乎乐在其中，只是可怜了夏木青，每天都像个点歌台似的，居哲点什么她就得唱什么，虽然每次唱完之后都会懊悔得不得了，但她偏偏就是拒绝不了居哲帅气的笑容。

居哲说：“木青，你真的很棒，你一定能考上音乐学院。”

天哪！谁来告诉夏木青，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每天趴在课桌上睡觉的男神会准点醒来，拉她上天台练歌，还会一本正经地鼓励她。这个世界怎么了？

3. 大家其实都一样辛苦

Mongli You Xian, Xian Xue Kai

不管怎么样，夏木青对居哲都是心怀感恩的。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此肯定她的梦想，在这之前，她所受到的只有鄙夷和嘲讽，甚至是别人的无视。

青春期的女孩不但敏感脆弱，而且极易动情，只有夏木青自己知道，她每天都捧着怦怦乱跳的小心脏站在居哲面前，唱歌给他听。其实，这对她的专业根本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只是，她就是单纯地想让他听到她的歌声而已。这就是喜欢吧？夏木青想。

就这样，居哲成了夏木青唯一一个能够说上几句话的异性“朋友”。



高三的时候，夏木青成了（3）班唯一的音乐艺考考生，她必须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即将到来的艺考上。父母为她请来了叶城最好的声乐老师，为了配合老师不规律的上课时间，她开始频繁地请假，于是，她和居哲的“天台之约”不得不取消了。

让人奇怪的是，居哲也突然开始三天两头地请假，夏木青每每回到学校，总是找不到他。她打电话去他家，接电话的也总是居哲妈妈，一听是夏木青，对方就变得语气冷淡，说是已经给居哲请了最好的补习老师，大体的意思就是居哲同学正在家里闭关修炼，请勿打扰。夏木青原本还很疑惑，后来放下电话仔细想想，倒也能明白几分。居哲那种傲娇的性格没准儿就是遗传了他老妈，而且高傲自大的小王子是断断不会和“平民”们一起复习的，就算是一起复习，他也绝对跟不上老师的节奏，上课睡下课也睡，谁晓得他到底听过几个知识点？

安然倒是一天一个电话打给夏木青，无非就是抱怨一下“学习文化课好累啊，学艺术对文化课的要求一点儿都不高，你多幸福啊”之类的。到最后，安然

总是提起居哲，说了一大通八卦之后，又会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一套函数试卷没有做，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留下夏木青独自在电话那头幽幽地叹息。

难道学艺术就不累吗？好的学校有多难考，只有艺考考生自己心里清楚。别人看到的只是你在他们奋战题海的时候，三天两头请假，不用上文化课，却不知道你在家被专业课老师训得很惨，并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唱同一个音调。他们看不见艺考生的艰辛，是因为他们无暇关注艺考生的状态，流于表面的都是假象而已。

其实大家都一样，是正在为未来奋力拼搏的孩子。

4.用尽全部力气，只求让你相信

Mengli You Kun Kun Kun Kun

夏木青再见到居哲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天气预报说有雨，却一直到了下午都没有下雨。艺术生的考点设在普通考生考点对面的学校，夏木青原本正往考点走，却突然发现了居哲，他一脸焦急地翻着口袋。

夏木青悄悄地走到居哲身后，猛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仓皇转身，发现是夏木青，脸上的惊喜一闪而过，随即就被强烈的惊慌代替了。

“你，怎么啦？”夏木青疑惑地看着手足无措的居哲。

“没有啊，我好像忘记带东西了。”居哲佯装淡定地笑笑，手却下意识地按住了口袋。

夏木青也有点儿着急了，这家伙莫不是忘带准考证了吧？她一把抓住居哲的胳膊：“是很重要的东西吗？”

居哲点点头，然后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又用力地摇摇头，说：“我忘带我妈从网上给我求的护身符了。”





“呼，吓死我了！”夏木青笑起来，“你妈还信这个啊？”

“没事啦，马上要入场了，你快去考试吧。考完了我请你喝咖啡，咱俩叙叙旧。”居哲冲夏木青眨眨眼，挥挥手，转身就跑进了考场。

夏木青也转身往考场走去，突然见到居哲的愉快心情让她一边走还一边小声哼起了歌，良久，她咧嘴笑了一下，自言自语道：“真是洋气，还从网上买护身符！”

后来，夏木青想，她大概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因为她的蠢笨让一个男孩失去了那么多。

高考结束的那天，夏木青和居哲确实去了咖啡店，而那一杯咖啡，夏木青终究没有喝成。不是咖啡太苦涩，是心。

居哲问夏木青要喝什么咖啡，夏木青说拿铁。然而，当居哲转过头去对服务生点单的时候，夏木青却突然改变主意说要喝美式咖啡。

两个人离得这么近，而居哲却没有听见！夏木青的脑海中顿时有不好的想法闪过，因为她看到居哲正认真地盯着服务生的嘴巴说：“她要喝拿铁，我要卡布奇诺。”

而服务生却微笑着说：“先生，那位小姐刚刚说，她要换成美式咖啡。”

然后，居哲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他的脸在一瞬间就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灰暗，转过头看着夏木青，一字一句地说：“你想的没错，我是听不见的。”

话音落下，夏木青就捂着嘴哭了起来：“天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

“早点儿告诉你，你恐怕就不会同我站在一起了，因为我根本听不见你的歌声。”居哲面色苍白地站起来，推开服务生，踉跄地跑了出去，还撞翻了咖啡厅的椅子。

夏木青立即起身追了上去，她一边奔跑，一边用力地喊着他的名字。

“居哲！”她哭着喊道。

哦，不对，他是听不见的。

大雨终是倾盆而下，天气预报总算是能让人相信一回。

5.用你的残缺赐我风光无限

Mengxi Lou Xian Xian Xian Xian

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安然第一时间给夏木青打来电话，在电话里，安然首先语气欢快地恭喜夏木青的成绩足够让她上自己梦想的音乐学院，犹豫了一会儿，她才说，听说居哲的英语成绩烂极了，老师觉得不可思议，去查考卷的时候，发现他的英语听力题几乎全错了，白白丢了将近30分。

所以说，那天在考点外，他焦急地寻找的是助听器吧？所谓翻找护身符，只是他编出来掩盖自己缺陷并且让她心安的谎言吧？

夏木青在电话那头沉默了。

居哲，你为什么这么傻？

之后的整整一个暑假，夏木青经常徘徊在居哲家的周围，她希望能够见上居哲一面，可是没有。她打电话去居哲家，接电话的依旧是他的母亲，这次他的母亲倒是没有语气冷淡，只是疲惫地告诉她，他不愿意意见任何人。

班级毕业聚会的时候，只有居哲没到场。大家一改对夏木青的敌意，纷纷恭喜她顺利地考上了知名的音乐学院。

谈起大家对高中三年的感想，大多数人竟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夏木青和居哲的“天台之约”。他们打趣夏木青，问她怎么没把帅气的小男友一起带过来，不会是居哲依旧傲娇冷酷，以至于到现在她都没有把他拿下吧？夏木青闻言脸色一暗，只是摇头，却不作回应。



那天，夏木青喝了很多酒，头脑却清醒得很。她找了个借口率先逃离了聚会现场，独自回到了学校。高三的教学楼已经被封了起来，于是，夏木青摸索着从窗口翻到了走廊上。

每个教室都已经落了锁，夏木青伸着酸痛脖子，趴在教室后门的窗口上，第一次感受到了班主任每次趴后窗的痛苦。她微微一笑，仿佛看到空座位上坐满了人，女生们正在嘲笑总是白日做梦的自己，而那个叫居哲的男孩，被女生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吵醒后，悄悄地递给她一张小字条。

回忆让夏木青觉得有点儿头痛，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继续往前走。

转角处的小楼梯是通往天台的，可惜天台上的玻璃门也已经挂上了一条重重的链条锁。走上台阶，她倚着门轻轻坐下来，透过玻璃看向天台，空荡的天台上已经没有了那个会微笑着听她唱歌的男孩了。粗心如她，从来都没注意到，那个男孩认真看中的，不是她的脸，而是她一张一合的嘴巴……

居哲，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大概永远也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一直小心翼翼地给别人隐藏着自己缺陷的你，却假装能够听见我的声音，总是给予我最好的赞美。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是你用你的残缺，赐给了我无限的风光。

6. 听不见的少年孤独地成长

Mengye You Xian. Xian Kai Kai

居哲从小就听不见，可他几乎从来不戴助听器。当医生第一次把那个冰凉的助听器挂在他的耳朵上时，他“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猛地扯下助听器扔在地上，用不怎么有力量的小脚踩上去。不知怎的，他从小就对那个东西十分排斥。

为了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孩子，母亲含着泪为他请

来了最好的唇语老师，悄悄地将助听器收进抽屉里。

从小学到高中，他一直努力地维持着自己高傲冷酷的模样。

他上课的时候睡觉，放学回家就立即跟自己的家庭教师重新学习白天老师讲的内容。没有人知道，他一直这么艰难地维持着自己的骄傲，那么努力地掩盖自己的缺陷。

放学回家的时候，他戴上耳机，那样就可以掩饰别人在背后喊他，他却没听见的尴尬，其实，他的耳机里一首歌也没有放过。

他之所以准点穿过那条堵车的马路，是因为他听不见汽车鸣笛声，只能趁着堵车的空当，从车与车的缝隙中安全穿过。大家只看到他粗暴地推开小师妹，然后走掉，却没有人知道，他其实只是为了赶那一个堵车的时间点。因为一旦汽车开始流畅地通行，他就会担惊受怕地站在马路一边，一直到天都黑下来也不敢过马路。

他从来都是这么小心翼翼地活着，孤独地成长着。他没有朋友，因为他害怕被嘲笑。

可是当他看到一脸卑微、毫无自信可言的夏木青时，却突然萌生了一种冲动——他要帮助这个女孩。

说起来他自己都觉得可笑，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女孩的歌声，他只是曾经从同学们的口型上看到过他们对女孩歌声的称赞。

这样的—一个女孩，没有出众的长相，也没有优秀的学习成绩，却有着一颗炽热真诚的心，她对唱歌的热爱让居哲很感慨。后来，居哲就想，大概是自己和这个女孩子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点，他才想要帮她的吧，比如，他们同样害怕别人嘲笑的目光。

他写字条给她，拉她到天台上练





歌，看她认真地唱着，他感到很开心。电脑上见到的那些冰冷的歌词，被她动情地唱出来，虽然他听不见，但他能看到她的用心。

女孩不知道，其实每次男孩的母亲接电话的时候，男孩都在电话旁边长久地站立着，直到母亲挂掉电话为止。

男孩交代母亲，凡是夏木青打来的电话，都不要给她可以让他接电话的希望，尽快挂掉就好。

高考前的那段日子，他在努力适应那个冰凉的助听器，他是那么小心，可还是失误了。

高考的时候，他忘记带助听器了，焦急地寻找之际，那个眼睛亮亮的女孩子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关切地问他是不是忘记带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他却只能编出一个傻乎乎的谎言来骗她。可是纸包不住火，她终是发现了他的缺陷。

仓皇地逃回家，他就再也没有出过门。

他怕走在街上时，会看到熟悉的人戳着他的脊梁骨嘲笑他：“嘿，你们看，这就是那个自命不凡的聋子。”

他想，他是不是又要自己一个人了？

7. 无所谓嫌弃，只有感恩

Mangde Hua Hua Hua Hua Hua

秋天的时候，夏木青不得不收拾行囊，去遥远的北方城市，那个地方有全国最好的音乐学院和全国最好的传媒公司，那里是她实现梦想的开始。

安然考上了叶城最好的师范类院校，而关于居哲，说法有很多，有人说他高考失利之后，被家里人安排留在叶城学院读专科，也有人说他好像被安排出国读书了，但这都只是听说，因为没有人再见过他。

“安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夏木青用力地抱了抱安然，“还有，如果你能见到他，请帮我跟他

说声对不起。”

“木青，这种话你还是亲口跟他说吧。那个骄傲的家伙一定不希望让我们知道他听不见的事实。”安然想了想，接着说，“他对你也真是够好的，如果我听不见，我是绝对不会做他为你做的那些事情的。”

“那么，再见了，安然。”

“死丫头，成名了记得给我签名！”

2014年夏天，全国的年轻人几乎都听说过“夏木青”这个名字，拥有这个名字的年轻女孩的照片一夜之间在各大贴吧、微博上疯转，照片上的女孩不漂亮，却笑得非常自信。

她是SR传媒公司推出的年纪最小的女歌手，据说，她被发掘的时候正在酒吧里驻唱，经纪人说就是她自信的笑容和清亮的嗓音吸引了他。

紧接着，夏木青的第一张专辑《听不见你的声音》也发行了，这张专辑让她名声大噪，特别是里面的MV（音乐电视），从上传到网上开始就在各大网站获得了超高的点击量。

与此同时，叶城的一家电脑专卖店里，一个英俊的男生滑动鼠标，点开了夏木青的MV。

画面中的女孩在自己的座位上小声地唱歌，男孩则戴着耳机穿越堵车的马路；在众人嘲笑她的时候，她收到了男孩的字条，接着，男孩就拉着女孩到天台上练歌；高考的时候，男孩焦急地翻着口袋，抬起头却对着女孩假装微笑；咖啡厅里，男孩自顾自地跟服务员点单，却听不见女孩的声音……

结尾是一段字幕：

谢谢你慷慨的给予，谢谢你在我最难过的时候对我施以援手，谢谢你用你的残缺赐我风光无限！我对你，无所谓嫌弃，只有感恩！

那个英俊的男生猛地抓住头发，随即用手捂着眼



睛，低声呜咽起来，眼泪沿着手掌的边缘漫延到脸颊上，湿乎乎的一片。

“居哲。”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身后，她轻轻地递上一物，“这么长时间了，你是不是应该再尝试着戴上它？”

男生红着眼睛，只看不动，良久，他轻轻地吸了吸鼻子，伸手接了过来。

8. 听见你的声音

Mengli You Xuan Xuan Kai Kai

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在叶城一中的文艺广场上举办了一场小型的演唱会。

广场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都是挥舞着的荧光棒，还有人举着夏木青的大海报。

“都说木青师姐《听不见你的声音》MV里的男生，原型是我们学校的师哥，你们见过吗？”

“‘冷酷小王子’居哲嘛，略有耳闻，不过听说高考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是吗？真是好可惜啊。”

.....

后台化妆间里，夏木青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造型师正在给她做发型，化妆台上堆放着一些包装精致的小礼物和花束。

安然用手扒拉一下那些礼物，然后垂头丧气地坐到椅子上，托着腮帮子，看着镜子里的夏木青，怅然地叹了一口气。

“木青，抱歉，我没有他的消息。”安然幽幽地开口。

夏木青睁开眼睛，看向安然：“安然，公司当时帮我出专辑的时候我就赌了一把，用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来做专辑的主题。你说，他会不会生气？我把他的秘密公之于众了，这就跟揭开他的伤疤，再

撒一把盐一样。一旦他生气了，我就永远也别想再见到他了。”

“木青，你别来问我，我真的不知道。”安然摇摇头，“你还是好好准备吧，马上就要上台了，师弟师妹们都等着呢！”

演唱会开始后，夏木青站在舞台上，唱了一首又一首。

变幻的灯光打在她的脸上，自信的微笑给她平凡的长相增色不少。

夜色渐浓，演唱会马上就要结束了，可是她依旧没见到居哲的影子，安然也站在台下默默地替她叹了一口气。

就在夏木青准备唱最后一首歌曲，结束演唱会的时候，舞台入口处出现了一个人影，身形挺拔，脸庞英俊，怀抱捧花，向着夏木青款款走去。

粉丝们尖叫起来，有几个人还叫出了居哲的名字，前排的记者见状，立即抓起相机，接连着拍了好几张。夏木青转过身，见到来人便捂住嘴，再也说不出话来。

接过后台工作人员递上来的话筒，居哲抿抿嘴，微微一笑，把捧花递给夏木青的同时温柔地说：“木青，好久不见。”

夏木青不语，眼泪潜然而下。

居哲转过身，对着台下的音响师点点头。这时，音乐响起来，是《听不见你的声音》的旋律。居哲轻轻地将夏木青拉到自己的身边，用手指了指耳朵上的助听器，认真地看着夏木青，说：“现在，我能听见你的声音了。木青，谢谢你。这首歌，是献给你的。”

夏木青一脸错愕地看着居哲的举动，直到一曲终了，她才回过神。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梦里的他们，终能相聚；

梦里的花，终会绽放。MM

年少时光

Nianshao Shiguang

Bubi Dilao Tianhuang

不必地老天荒

·文/7998 ·图/糖伯虎



1.温柔的他

Nianshao Shiguang Bubi Dilao Tianhuang



实验班摸底考试成绩出来后，唐颜就跑去找滕正铎谈论数学的最后一道题，抱怨道：“可惜我当时看错了题目，不然第一名肯定不会是你们三中的。”

滕正铎笑了笑说：“一中的成绩向来是比其他学

校好些。”

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是微眯着的。

高一实验班的学生大多是一中升上来的，三中的就只有滕正铎跟沈笑笑两个。

坐在滕正铎后面的沈笑笑不乐意了，她拉起滕正铎就跑，把唐颜晾在了原地。



她在走廊上伸手指着滕正铎：“要讨好唐颜也行，但不要丢我们三中的脸！”

滕正铎哭笑不得，开口解释：“我……”

沈笑笑马上打断：“你没有，但唐颜整天说一中怎么怎么，你不能附和她。”

“你……”

沈笑笑再次打断滕正铎：“我们还没发校服，那天我穿了这条绿色的裙子，唐颜问我哪儿买的，我说买不到，这个是我自己改的，不过有原款。你知道她怎么说，说什么三中的家伙就知道装，说什么只顾着打扮，书都读不好。她还说如果不是一中的谁谁谁考试失误，实验班就被他们包了，轮不到其他学校的！”

“可……”

沈笑笑说：“我知道，要心胸宽广嘛，可我就是小气啊！我说你这性子真像我爸，搞不好我们俩出生时医院弄错了。”

滕正铎看着沈笑笑，他发现自己想说的对方都已经说了，一时无言以对。他以前见过沈笑笑的爸爸，很瘦，戴眼镜，有点儿轻微的谢顶，总穿着一套看起来年代久远的格纹西装，含着胸，老实懦弱。

滕正铎知道这裙子是沈笑笑花了半年积蓄买回来自己改的。而她的毕生宏愿就是当个服装设计师，找个机会把全中国能把人丑哭的校服都改了！

“今天唐颜不敢跟我说话了！我随便考考就比她强！”沈笑笑转身背靠着栏杆。很少有人能将绿色的衣服穿得好看，除了沈笑笑。她穿起这绿色的裙子像是披着绿色的溪流，一片生机勃勃。她这次考试拿了第一名，滕正铎是第二。看着沈笑笑那得意的样子，滕正铎忍不住笑了。他的皮肤很白，发丝细软，身形修长，温柔的气质和利落的沈笑笑截然不同。

2.消失在这世界

9月30日的太阳，像是为了彰显这刚开始的高中

生活是那样热烈。沈笑笑没想到会在教室门口见到她的爸爸。她爸拿着卖房合同，大声对她吼道：“你给我签了！”他一直整整齐齐的头发现在乱糟糟的，眼睛里都是血丝，汗水和暴起的青筋凸显在他极瘦的额头上，像是一个盘了藤蔓的骷髅头。狰狞、凶戾、阴抑、恐怖，全都出现在了那张脸上。

沈笑笑妈妈在旁边，拼命拉着他，但拉不住。

沈笑笑的爸爸之前说找到了一条发财的路，在外面借了高利贷去赌，现在追债的来了。他家的房子写的是沈笑笑的名字，所以他来找沈笑笑签字。

沈笑笑的爸爸催了几次见她没反应，猛地从口袋里掏出了刀子，大叫道：“不想签是吧？和你妈一样想我欠钱身败名裂是不是？今天你不签我捅死你们母女俩，然后回家一把火把房子统统烧了！我没有，你们也别想拿在手里！”这吓到了所有的人。

滕正铎悄悄拦在了沈笑笑身前说：“沈叔叔，你冷静一下，我们好好说，我是正铎，你认得我的，我去你家吃过饭。笑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你好好说，好好说。”

幸好赶来的班主任和校长还有学校的警卫，将沈笑笑的爸爸劝了回去。

这天下午响了一声闷雷，满天的烈日被乌云遮盖，下起了倾盆大雨。泥土混着雨水的气息，弥漫了整个学校，无孔不入。沈笑笑的世界天翻地覆，如同世界末日。整个下午滕正铎都无心上课，时不时看向沈笑笑。沈笑笑却全无反应，倒是教室里几乎所有的私语声，都是在讨论她的事情。而在沈笑笑耳中，那些声音被无限放大，如同外面的滚滚惊雷。

放学时她迅速拎起书包就走，跑进了暴雨中，就像是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3. 你会帮我回去吗

整个十月，沈笑笑只记得两件事：自己被调到了最后一排，还有，学校的话剧，她演一个被绞死的侍女。沈笑笑一直忘不了爸爸那天的咆哮，她虽然经常拿他打趣，却从没有看不起他。她一直觉得，爸爸虽然规矩而怯懦，但也温柔又细致，包容她的轻浮。可是突然之间，一切都不再像从前了。

滕正铎没有表演，但他是最早来到剧院的人，坐

在第一排正中央的座位上，一直盯着台上的那个小侍女。沈笑笑很早之前就报名了话剧表演，那时还狂妄地揽下设计所有人的戏服的任务。沈笑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在下方攒动的人头和稀疏的空椅子上，她什么都没有看到。

沈笑笑的成绩在班上掉到了末尾，所以滕正铎成了第一，唐颜第二，唐颜经常来找滕正铎说试卷和题目的事，仍说着一中怎么怎么样。可沈笑笑再也没有什么反应。那天滕正铎在日记中写道：我感觉我在帮她守着第一名的位置。然后他心里有一阵剧烈的绞痛袭来。他急忙抬起头，露出微笑，舒缓心情。

十一月一开始雾很大，沈笑笑的妈妈一手拿着行李，一手牵着她，走向新租的家。新租的地方没有电梯，一楼入口处的楼梯道很矮，外面的阳光照过来，会被遮去一半。沈笑笑走进的时候有一种要碰到头的错觉。她把最爱的那条绿色的裙子挂在了新房的墙上，觉得像是放下了什么。这样的梦想，还要来干什么呢，跟现实根本不一样，她对自己说。挂好衣服后沈笑笑跟妈妈说：“我以后会帮你忙的。”

“没事，你就像以前那样就好了。你功课有些落下了，在这里清静些，你多赶赶，其他的我来弄就好了。”妈妈说着摸了摸她的脑袋，似乎想笑，但那笑容像窗外的大雾一般，模糊不清。

放学的时候，滕正铎等在学校附近的一个街道口。

自从九月以来，沈笑笑没有跟他说过话，这一个多月来，他一直偷偷跟在沈笑笑的身后，和她一起走过回家的路。他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办法给她一个家，我就尽量在路上保护她。

但这天滕正铎在街道口等了很久，早过了平常沈笑笑到这里的时间，可她没有来。

滕正铎正张望时，沈笑笑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说：“我搬家了，不走这条路了，你还要送我吗？”

他迅速地转过身来，看着沈笑笑，条件反射地微笑了起来。

沈笑笑嘴角抽搐了一下，本来想吓一吓他，谁知道他的反应这样奇怪。

把一直以来的梦想放下之后，沈笑笑觉得心情轻松了不少。放学后她走了一段路，发现身后没有了那个鬼鬼祟祟还以为她没有发现的滕正铎，于是她折返了回来。而之前，某些烦躁的时候，她还会故意走得很快，那样滕正铎就跟不上了。

一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一直走到了沈笑笑家的楼梯口。

沈笑笑这次走得很慢，很慢很慢。

滕正铎觉得这一天傍晚，像是和她完成了一场神圣而隆重的仪式。

沈笑笑也同样觉得。

只是，他们谁也没有说。

滕正铎开口说：“我在第一名站得太久了。”

沈笑笑笑了起来，说：“你会帮我回去吗？”

他微笑了起来，这一次的微笑中有阳光，能驱散雾霾。

4. 兵败如山倒

沈笑笑一下课就和滕正铎凑在一起，讨论之前课本上的内容，或是练习题。滕正铎几乎想把所有的知识一股脑全塞进她的脑袋里。

她明显能看到，走过来找滕正铎聊天的唐颜脸上现出的惊讶神色。这让她有些得意和复仇的快感，她就是个小气的人。

自从沈笑笑的事情发生后，唐颜脸上的笑容每天都像旺仔的商标一样，从来不为天气所干扰，说话的声音也高了几个八度。

而沈笑笑在学校里几乎再也不说话，她总是竖着耳朵听别人说什么。她总是觉得大家都在谈论她家的事。

一旦有“爸爸”这个词从别人的嘴里吐出来的时

候，她的心脏都会“怦”地一跳。

那个词对她而言，就像从怪兽嘴里吐出的熔岩，会毁灭地球，会带来世界末日。

所以现在，沈笑笑很喜欢看到唐颜吃瘪的样子。

十一月飘了一两场雪，而沈笑笑像暴雪中的斗士。

这名斗士战败在期中考试的时候，她刚在数学试卷上写上第三道选择题，信心满满，认为这一定是个对的答案。舅舅突然跑到了教室门外叫她。

“你妈出事了。”舅舅的额头上、脸上满是汗，沾着灰尘。

之后沈笑笑再回想起那一天和滕正铎那无言的仪式，想起那些感动，想起那些干劲，只觉得，一切都是个笑话。

整个世界都是个笑话。

沈笑笑的妈妈在下班走楼梯时低血压晕眩，摔下楼梯导致昏迷，等被送到医院时，已失血过多，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所以舅舅跑去叫她。

还好，沈笑笑的妈妈挺了过来，度过了危险期。然后就在她想着把妈妈身体调理好一点儿的时候，妈妈被查出了乳腺肿瘤，恶性的，要进行切除手术。

沈笑笑整个人都蒙了。

因为守在妈妈病房里，期中考试她全交了白卷。她向老师解释了妈妈的病情，而从此以后，在教室里，她的敏感词除了爸爸之外，又多了一个。

她怕同学们那些同情的眼光，怕别人的大笑声，怕老师提起考试。她觉得所有的这一切就像是一把烧红的刀，就像切奶酪一样，轻易就能把她剖成两半，把她所有的困境都展示出来，摆在别人面前，任人观赏，戏谑，嘲笑。

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让她的情绪爆发。

她怕别人的一个动作，怕别人的一个眼神，怕别人提起所有跟她有关的事情。

她再也不想面对任何人，也不跟滕正铎说话，放学时飞快地跑，绕别的路回家。

她第一次知道，原来那场神圣的仪式，也能成为她的阴影，让她恐惧、痛苦、卑怯。

她终于知道爸爸为什么会改变，原来人是能忘掉原来的自己的。

某天晚上，沈笑笑看见手术后的妈妈在夜里对着镜子哭泣。沈笑笑想，妈妈大概也改变了，她可能会觉得自己像一个怪物。

想到这里，沈笑笑在床上把身体蜷得更紧，但仍无法睡着。她总是觉得很冷，无论盖多少被子都无法改善。她经常会觉得痛苦，然后恶心干呕。

兵败如山倒，大概就是在说她现在的样子。

5. 那段像疯子一样的生活

Nian Shao Shiguang Bie Dierkuanhang

曾经的沈笑笑死去了，就在那个有着炽烈阳光的下午，她变成了另一个人。

她每天都一个人，害怕和别人在一起，害怕和别人说话。

那种恐惧感是，仿佛所有人一接近她，就会知道所有关于她的事情。而一旦有人想要和她说话，就是想套她的话，然后再嘲笑她，嘲笑她的爸爸妈妈，嘲笑她的家庭。

沈笑笑都不知道，从前的自己为什么会那样放肆地活着。她觉得一定是从前的自己害的，惹来的报应，所以爸爸才会想要烧房子，所以她妈妈才会遭罪，欠了一大笔钱。她觉得就是因为从前的自己，妈妈才会变成一个残缺的、不男不女的怪物。以后再也没有男人会看上妈妈，不会有人喜欢她。

沈笑笑连自己也恨上了。

老师说要交钱买学习材料，沈笑笑发现自己居然连173块钱都拿不出。

她觉得就是因为自己以前那么放肆，所以现在才这么穷。

班主任在讲台上说：“期末考试有些同学要特别

注意，因为下学期我们会重新分配班上的同学，有些人可能会上不了实验班了。”

沈笑笑突然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觉得自己哪条神经被触动了，她像不受自己控制一样，大声喊：“你说谁呢？”

老师看了她一眼说：“我能理解你，沈笑笑，但是你不能这样胡乱说话，会影响别的同学。”

于是沈笑笑坐回座位上，开始趴着哭。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知道自己刚才为什么会那样做。她觉得自己好像生病了，但似乎又不是。

终于，放学时滕正铎在校门口把她堵住了。

他最后一节课没有上，一直在校门口等着。

滕正铎把她带到了旁边安静点儿的地方，一直跟她说话。

他觉得她不应该这样。

他觉得她应该在银河中畅游，而不能被抛到深渊下，在这个世界里消失不见。

昨晚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要让她站起来。

在滕正铎说了很多之后，沈笑笑终于开始说话了，但她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她手舞足蹈，状若疯癫，大声对滕正铎咆哮：“你为什么对我翻白眼？为什么？你已经和他们是一伙的了，对不对？”

滕正铎愣住了，他只是在给沈笑笑重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的话，根本没有翻什么白眼。

但是沈笑笑根本不听他的解释，继续大叫着：

“对，就是你！整天和唐颜说悄悄话，又对我翻白眼！那次你骗我认真读书，就是和她约好的，要看我的笑话！我恨死你了！”沈笑笑大吼着，迅速跑开了。

她一边跑一边骂：“滕正铎！我恨死你了，你不得好死！”

滕正铎愣在了原地，胸口一阵绞痛。他这辈子从小到大都没翻过白眼，现在倒是有些想翻。

6. 依靠

Minhuo Shiguang Bu Bi Diu Tian Chang



沈笑笑回到家的时候愣住了，因为她看到滕正铎站在她家的楼梯道入口处。

楼梯道果然很矮，只比滕正铎高出那么一点点。因为滕正铎挡在那里，夕阳连楼梯道的一半都没照到，全落在了他的身上。

滕正铎昨天晚上在他的日记本上写道：我要让她站起来。不管多艰难，我绝对不会放弃。

所以他没有放弃，即使她似乎已经疯了。

即使沈笑笑跑得再快，也跑不过叫了的士的滕正铎。他站在她面前，像一堵墙，挡住了她的去路，他似乎在用身体跟她说，你得回头！

但事实上，滕正铎的语言无比温柔，他轻轻地说：“我只是想和你说话，你很久没有跟我说过话了。如果你会误会我翻白眼，我甚至可以蒙上我的眼睛。”

沈笑笑安静了下来。

她找了一个角落，和滕正铎坐在一起。她说她最近很害怕。她说她总觉得学校里的同学、老师都在说她坏话，冲她翻白眼，鄙夷她。她说她每次回到家，睡觉时，安静下来时，都能看到所有的同学围着她，诅咒她，吐她口水。

她说她把世界绿化志愿者的手环也摘了，因为她都能听见那手环在嘲笑她，连自己都过不好，还谈什么绿化世界。

她说了很多，流了很多泪。

滕正铎静静地听着，渐渐皱起了眉，沈笑笑说的那些都是她的幻觉。

他沉默了很久之后，问她说：“以前唐颜也不喜欢你，你害怕她吗？”

“不害怕，我觉得她很弱智。”沈笑笑咬咬牙回答道。

“如果你像从前一样坚强，你就不会害怕别人不喜欢你了。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们，而是你。”

沈笑笑愣了一下，然后不屑地撇嘴笑了：“所以我要变得更坚强，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但会为我们开一扇窗，是这样吗？”

她不屑于这种陈词滥调。

可是滕正铎摇了摇头：“不是的，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时，还会用门夹你的脑袋。所以我们要努力，不要被门夹了脑袋，要走到正确的路上去，不要被那些痛苦打败。”

沈笑笑愣住了，然后她忍不住笑道：“哪还有这种说法的！”

滕正铎看着她的笑容，觉得自己像是在撒哈拉干旱了亿万年的枯尸，终于等到了一滴甘露。他看着沈笑笑，说：“其实，这一切，不是你的错。”

沈笑笑猛地抬头盯着滕正铎，像是从来都不认识他一样。他头发细软，穿着普通的校服，目光温柔，笑容恬淡，跟从前没有两样。可是这一刻，沈笑笑有些怀疑，为什么他能轻易看穿她的心底？

沈笑笑似乎突然有了个依靠，眼泪缓缓地流了下来，迎着夕阳的余晖，洗尽心里的污垢尘埃。

7. 另一条路

Minhuo Shiguang Bu Bi Diu Tian Chang



沈笑笑回家后想了很多。她得选择是继续这样下去，还是走上另一条路。然后沈笑笑终于翻开了书本，想看看之前那里面让她恐惧不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还有，练习题册还是得买。

沈笑笑去客厅倒水时，妈妈突然抬头盯着她，眼睛仿佛放出了光芒。她担心又期待地对沈笑笑说：

“笑笑，你今天挺开心的啊？”

“还行吧。”沈笑笑学着滕正铎的样子，微笑着回答。

“那真是太好了。”妈妈说着，身体里枯萎的生机，突然像在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出来。沈笑笑有些看呆了，咬着嘴唇，努力忍着让自己不要哭出来。